

香港應當提倡對誤導性民調打假

宋小莊博士

解惑篇

不論是學術自由，還是表達自由，都不能忘記社會責任。連做生意圖利的商人都要講社會責任，難道在學術殿堂從事研究的學者反而沒有社會責任？商人賣假貨，消費者可以打假。學者賣假貨，難道讀者不能夠打假？假藥吃了會害病，誤導性民調信了會害人。但願鍾庭耀能認識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之現實，聽取郝鐵川批評的意見，改變「身份認同」民調的錯誤做法。遵循《周易·益》「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的教誨，釋然悟，翻然悔。如果騙了港人十幾年，還要繼續騙下去，就不大好了。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最近公布的港人「身份認同」調查，引起社會上的廣泛關注，連唐英年和梁振英兩位行政長官參選人都被問到，說明鍾庭耀主持的這一民調（下稱鍾記民調）已經成為必須面對、無法繞開的社會問題。

鍾記民調帶有邪惡政治目的

鍾記民調的內容很多，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他將香港居民分成「香港人」、「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四大類別，以電話隨機訪問千餘人，要求他們作出選擇。統計的結果是自稱「香港人」為38%，「中國人」為17%，「中國的香港人」為25%，「香港的中國人」為18%。

由於自稱「香港人」的比率為10年新高，自稱「中國人」為12年新低，鍾庭耀進行解讀，認為這是非經濟原因造成的。反對派則評論這是近年來的劉曉波、艾未未、動車事故以及京奧熱潮已過等造成的。鍾記民調也引起中聯辦郝鐵川部長的注意，他在與媒體茶敘時表示，該民調不科學、不合邏輯，建議以「英國人」代替「香港人」再作對比。對於郝鐵川的批評，反對派不但不接受，還群起而攻之。

從以上過程來看，鍾記民調事件涉及：一、對港人的分類是否恰當。二、民調結果是否科學。三、對民調結果的解讀是否正確。四、鍾記民調是否是學術研究。

五、對學術研究可否批評。六、進行民調的學者是否負有社會責任等問題。現分述如下：

一、對社會群體可否進行分類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否符合邏輯。（二）是否會製造社會分化和疏離。邏輯上的分類要求避免交叉和混同，例如按性別、按年齡、按職業分類都是為了避免交叉。按國籍分類雖然可能因雙重乃至多重國籍的存在而發生部分混同，還是可以接受的。但鍾記民調的分類卻不講邏輯，按數理邏輯的集論（set theory）可以看得很清楚。鍾記民調的分類不在同一層次上。如「中國人」是「集」，則「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都是「子集」（sub-set），都包含在「中國人」的「集」內。現鍾記民調把「中國人」列入「子集」，目的就是使「中國人」的統計大大偏小，帶有政治目的。

本來「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皆同屬「中國人」，把同屬一類的人群分為不同屬，具有疏離（alienation）的效果。在西方的心理學和社會學上，這種不恰當的分類被認為是邪惡的（evil）。

鍾記民調不能稱為學術研究

二、由於分類不合邏輯，也不明確，結果自然是錯誤的。例如，「中國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的含義是相同的，好比「馬中的白馬」，「白馬中的馬」一

樣，其統計結果應當是一樣的，但鍾記民調的結果卻分別是25%和18%。又如鍾記民調的四類人的總和是98%，都是此地的「中國人」，但結果卻只有17%是「中國人」。這種不合理的結果都是分類不講邏輯，不科學的結果。

三、由於民調分類不恰當、結果不科學，其解讀和推理必然是錯誤的，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分類恰當，結果也科學，其解讀和推理也未必正確。例如自認「香港人」的統計為新高，可以解讀為港人的主人翁意識提高。為什麼一定要與劉曉波、艾未未、動車事故等掛鉤呢？此類解讀是帶有成見和偏見的解讀，當然是不正確的。對於自認「中國人」的統計偏低，也可以解讀為受訪者被其他三類選項誤導造成的，為什麼一定受內地的非經濟發展原因牽連呢？

四、有了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到鍾記民調從分類、統計結果到判斷和推理都不科學，故不能稱為學術研究。當然，學術研究也未必保證正確。例如古希臘人的槓桿原理和光的反射原理是科學，但古希臘人的另外一些理論可能只是歷史罷了。又如中國古代道士煉丹，從製造長生不老之藥來說是荒謬的，但從發現化學反應的可逆性而言，又是具有價值的。也許鍾庭耀是想做學術研究，但結果卻提供了學術研究的反面教材。如果鍾記民調不能糾正其不合邏輯、不科學的錯誤，恐怕難以走上學術之路。

鍾庭耀不要再欺騙港人

五、就算鍾記民調是學術研究，鍾庭耀本人也享有學術自由，但學術研究並不享有特權。何況學術研究也會有錯誤，也應當得到批評指正。嚴格說起來，鍾記民調不符合科學研究的範疇。如果鍾記民調也算，則香港的學術機構也太濫了。充其量，鍾記民調只是屬於表達自由的範疇。當然，即使是表達自由，也是香港《基本法》第27條言論自由的範疇。但請注意：（一）言論自由受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保障公共道德的限制，不能肆意分類、妄自解讀，誤導公眾。（二）既然鍾記有表達自由，其他人也有批評鍾記民調的自由，批評也是表達的一種。被批評者自然也有辯解的自由，但沒有不准批評的權利。

最後，還需要強調，不論是學術自由，還是表達自由，都不能忘記社會責任。連做生意圖利的商人都要講社會責任，難道在學術殿堂從事研究的學者反而沒有社會責任？商人賣假貨，消費者可以打假。學者賣假貨，難道讀者不能夠打假？假藥吃了會害病，誤導性民調信了會害人。但願鍾庭耀能認識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之現實，聽取郝鐵川批評的意見，改變「身份認同」民調的錯誤做法。遵循《周易·益》「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的教誨，釋然悟，翻然悔。如果騙了港人十幾年，還要繼續騙下去，就不大好了。

新成立的反對派政黨工黨，直到現在仍沒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和工人有關的特徵顯現前，勞動階層形象並不鮮明。該黨名為「工黨」，實質和一般反對派政黨的作風並無二致。它注定難以在廣大勞動階層中有大作為，工字掛牌只是立黨幌子，工黨不過是反對派分分合合中用作重新組合的又一個衍生物，其意義重於延長反對派合體的壽命，多於真正為廣大勞動階層謀求利益。

工聯會是香港擁有工人會員人數最多的工人組織，工黨不但不能與之比擬，抓住最大的工人力量，而且連街工也沒有加入共謀議事。工黨創黨會員只有131人，顯然不能團結香港99%市民，至少工聯會逾34萬會員不會授權同意工黨能代表他們，該黨斗膽定下目標團結香港99%市民形成新的工人力量，其邏輯不知從何說起。澳洲工黨被認為是澳洲勞工階層的代表，英國工黨立黨之初也由全國性的統一組織衍生而成。和工人密切聯繫的政黨，均在有強大工人代表基礎上，才以黨號召群眾，為工人爭取權益。反觀如此工黨組織，組成意義牽強，主席李卓人和其他創黨人，如果以為標新立異取名「工黨」，就能繞過傳統工會對黨並進地位，在香港工運界取得廣泛代表性代表勞工的話，實在妙想天開。

社會找不到需要工黨的理由

成立工黨，理應有其成立的客觀根據，但社會找不到香港需要工黨的理由。代表工人權益爭取工人福利的，本港傳統上由大大小小的工會處理，工聯會屬會便達180多個，遍佈香港多

個行業，規模為香港勞工界最大。過去多次勞資糾紛，均由工會出面談判，甚至發起遊行請願，保衛工人權益；最低工資、最高工時、法定假期這些勞工權益，工會亦做到政策倡議的作用，吸納勞動群眾的意見，在議會內爭取改善工人福利的政策。

縱觀工黨成立至今，其言其行均無半點工黨味，她實質只是另起爐灶的反對派政黨，亮點在於香港未有工黨出現過，就此而已。該黨的四大主張「民主、公義、永續、團結」，政綱包括落實雙普選、制訂《競爭法》、立法訂立標準工時、加建公屋及復建居屋、推行15年免費教育等等。這些似曾相識的訴求，全屬反對派舊瓶新酒的主張，即使沒有工黨，反對派內仍會高叫同樣訴求，工黨重複叫喊，存在意義大打折扣。

工黨既沒有強烈的勞工意識形態功能，又未能超越本港原有工會的職能，色彩毫不鮮明，原因在於工黨只是作為反對派一種召集形式，將反對派原本零碎分散的人脈關係，化零為整，重新集結到「工黨」中去。工黨所以成立的真正原因，在於工黨的領導核心全都不願加入現有任何一個反對派政黨和組織，反對派惟有重新組黨，作為這些不願加入舊組織的散兵游勇再團結組合的下台階。

英國工黨立黨之初，的確視自己為勞工階層利益奮鬥的政黨。香港這個工黨，沒有基於歷史需求成立，它只是隨意糾合分散的反對派力量，以工人階層利益作幌子含混過去，組織後即老調重彈。該黨失去「工黨」二字的嚴肅意義，最終只會淪為虛名。

電加電費後，會出現連鎖效應，推高整體通脹數字，受苦的是普羅大眾，令市民生活上加斤！

中電雖然將電費加幅調低，但整個過程令人驚覺在利潤管制協議下，政府基本對兩電加價是「無能為力」，電力公司亦可以隨便「玩數字」、「假減價」，例如之前中電聲稱將加幅調低至7.4%，只是將實報實銷的燃料費開支，先由中電支付，稍後再向客戶收取，在這情況下中電負結餘將達14億元，日後若中電向客戶收回有關款項時，電費加幅或會更高。

檢討利潤管制協議

港燈及中電在2010年的全年利潤分別高達71億多元及103億元，故可見兩間公司皆有強勁的賺錢能力，但兩電、尤其是中電仍利用與政府達成的利潤管制協議容許兩電賺取資產淨值9.99%的准許利潤回報為由，申請大幅增加電費，這是難以讓市民接受的。

每次電力公司提出加電費時必定引起市民強烈反應，之後兩電又會高調「順應民意」調低加幅，次次如是。政府應趁這個機會全面檢討與兩電訂定的利潤管制協議，其次亦要研究將兩電「廠網分家」，在電網方面引入競爭，相信可以為市民提供多個選擇，從而舒緩電費加幅；短期措施方面，早前兩電就差餉地租入稟訴訟，港燈獲政府退回1.5億元，中電的訴訟則於今年有結果，故強烈要求兩電將所退回的差餉地租回饋市民，舒緩加價。

工黨名實不符

馬彥

市民簽名反兩電加價的啟示

葉偉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為理明言

這篇文章見報當日，已是2012年，先透過這小園地祝大家新年快樂！但在新年伊始，第一個令市民不快的消息便是兩電在1月1日正式加電費，執筆之時，中電在兩個星期內將電費加幅，由原先提出的9.2%降至7.4%，之後在社會各界壓力下，終再將電費加幅降至4.9%。雖然結果尚算可以接受，但整個過程卻反映兩電在調整電費上有著絕對主動權，當局要深刻研究如何改善。

工聯會一直強烈反對中電及港燈大幅加電費，在兩電宣佈加價當日，工聯會的社會事務委員會已率先到中電總部抗議；其後，我與新界各地區辦事處亦隨即進行簽名行動，在短短一個星期已收到超過3000個簽名！

據我親身接觸及義工反映，不少市民竟主動趨前簽名並詢問：「是否可以簽名反對電力公司加價呀？」可見大部分市民對今次兩電大幅調高電費皆非常不滿；希望兩間電力公司在賺錢之餘，亦要聽聽市民反對大幅加電費的聲音！

中電及港燈兩間電力公司是在上月中旬提出，今年電費加幅分別高達9.2%及6.3%，雖然中電聲稱順應民意，但只將加幅微減至7.4%，而且中電根本未有減低基本電費率，故有關調低加幅只是數字遊戲，姿態多於實際；在各界連番砲轟下，中電作最終讓步，將加幅降至4.9%。但可以預計到，兩

李國麟博士 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

做好檢疫工作 防禽流感威脅

日前本港再次發現禽流鳥屍，禽流感再次於深港兩地出現，首先是上月本港在野鳥屍體及家禽批發市場的一隻死雞身上驗出H5N1禽流感病毒，隨後一名於深圳寶安區的巴士司機確診染上H5N1禽流感死亡，相信死者由野鳥感染病毒。經病毒基因檢驗對比後，發現與本港早前檢獲死鳥驗出的病毒基因相似，而且出現變異，專家指病毒如何變種仍需分析。由於驗出的禽流病毒屬高致病性，雖然暫時仍屬經禽鳥傳人，而非人傳人，但政府及個人均不能掉以輕心，應作好預防，避免受到感染及病毒大規模爆發。

本港食物及衛生局在家禽批發市場發現的死雞身上驗出H5N1病毒後，迅即下令銷毀批發市場內所有雞隻，停止本地農場雞隻出入市場，暫停所有活家禽包括雞苗入口21天。此舉對雞農及雞販造成影響，但為防控病毒散播，避免出現大型爆發，保障市民健康實在無可避免。與此同時，政府應密切監察本地農場情況，加強巡視，並為雞隻進行病毒測試。另外，繼續與內地有關當局保持緊密聯繫，要求有關的出入境檢查檢疫局在註冊供港活禽農場採取所需的預防禽流感措施。

倘若21天後恢復輸入活雞，有關部門亦應加強抽驗，確保入口活雞均為健康及適合食用。

除此之外，據報在發生人類感染禽流感後死亡的深圳寶安區方圓十三公里範圍內有一供港家禽加工場，每日供港冰鮮雞量佔內地供港冰鮮雞總數半成，雖然有關疫區的冰鮮雞已暫停供港，但死者由病發到死亡有近十日輸入疫區

冰鮮雞的「真空期」，冰鮮雞亦有機會存有少量殘餘禽流感病毒，本港食安中心又沒有抽驗冰鮮雞，禽流病毒或隨冰鮮雞帶入香港。故此，有關部門應抽驗市面的冰鮮雞，同時考慮日後抽驗入口冰鮮雞。市民在處理冰鮮雞時亦應注意衛生，徹底清潔雙手及煮熟雞隻。

另外，有報道指有港人不惜違法從深圳購買鮮雞攜帶入境，有的則走「法律罅」將鮮雞「拖水」，以半熟雞過境。這些雞隻來源不明，不能確定是否帶有病毒，增加病毒在港散播的風險。故此，市民不應以身試法，攜帶生肉或半生熟肉類入境。同時，農曆新年將至，港人對鮮雞的需求增加，相信利用以上方式將鮮雞私運入境的數目亦會增加，入境部門應加強抽檢入境人士及增加提醒市民不可帶鮮肉入境的資訊，打擊非法攜帶生肉入境，保障市民健康。

除食用雞隻外，我們亦要小心野鳥。香港多處地方都出現野鳥聚集的情況，更發現有人餵飼這些野鳥，為免令野鳥聚集，增加病毒傳播的機會，市民不應餵飼牠們。另外，避免接觸禽鳥或其糞便，如果曾有接觸，須盡快用肥皂及水徹底洗手，若發現鳥屍應通知有關部門，不要自行撿拾處理。到內地或外地遊時，避免去擠擁的街市，倘若回港後感到不適應盡快前往求診。謹記注重個人衛生，經常洗手，盡量避免接觸眼睛、鼻或口，需要時戴上口罩。

希望本港及內地有關當局均做好檢疫及預防等工作，市民亦提高預防意識，避免傳播或感染病毒，解除禽流感的威脅，好讓農曆新年時有活雞過節。

麗仁

反對派「民間選特首」隱藏四圖謀

反對派對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特首）選舉，將分場內場外兩個戰場，其中場外的焦點，主要是進行兩場「民調」，一是反對派內部爭奪出線權的「全民初選」，二是所謂的民間一人一票直選特首。反對派是假民調之名，行偷襲之實，既想向下屆政府管治理地雷，亦要為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搶議席埋伏。

「全民初選」四企圖

反對派自知不可能在特首選舉中勝出，卻如此大張旗鼓地搞「全民初選」，花費龐大人力物力，其圖謀有四：第一，企圖在香港創立西方式特別是美國式的選舉制度及選舉文化，以擺脫基本法。

第二，企圖吸引社會輿論關注，以防止再被邊緣化。

第三，企圖搶在選委會和特首提名期前推出反對派競爭特首的參選人，以抗衡建制派。

第四，為9月份立法會選舉提早做準備，包括造聲勢、拉隊伍。

所以，儘管反對派選特首從來不為爭勝，實際上無法勝，但為當前及今後的生存計，一定要不計成本幹一番。現在距離立法會選舉已有數月，新一任特首之戰順理成章成為他們一次大型造勢的平台。何俊仁與馮檢基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正在積極部署參選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反對派陣營「全港初選」投票無形中就是他們二人的立法會選戰試金石，包括從中測試個人支持度，掌握票源分佈，提早展開「挖票」工程和宣傳戰等。

另外，反對派搞「全民初選」，還有更隱蔽的目的，就是半騙半誘套取選民資料。

反對派以選舉公正為借口，要求參與初選投票的市民提交身份證等個人資料，這樣做是變相搞了一次全港性的選民登記活動。反對派遊走法律空間，選民不虞有詐，交出個人資料，便入了反對派的選民名冊，這對其他有意參選立法會的人士是不公平的。

鍾庭耀與霍德有關？

如果說反對派「全民初選」是為了搶灘立法會選舉，那麼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鍾庭耀籌辦的所謂民間直選特首民調，就是為反對派2017年普選特首作準備。

鍾庭耀在2011年12月初對外透露，擬於2012年3月25日特首選舉日，在互聯網上同時進行民間一人一票直選特首的電子投票，與1,200名選舉委員依法進行的特首選舉分庭抗禮。鍾庭耀一向被視為反對派的外圍部隊成員，而這場充滿挑戰性的政治投票行動，更被傳媒形容為特首「公投」，亦是反對派繼2010年發動立法會「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之後，再次挑戰本港的憲制安排。

民調一向是反對派打地區選戰的秘密武器，這次鍾庭耀搞特首選舉投票，從客觀效果上看，無不處處有利反對派部署5年後（2017年）出戰特首普選。根據各方信息，鍾氏動機有三：第一，反對派3月一戰必敗無疑，而且可能還會以大比數落敗，輸得很難看；5年後如何自圓其說號召群眾支持，是個問題。鍾庭耀的特首選舉民調正好為反對派解決了這道難題。須知，由於這是反對派陣營搞的投票行動，政治色彩一定很濃，在這情況下，不難預見熱衷參與此道的人會以反對派支持者為

多數。這種偏頗失準的投票結果正好能夠為反對派候選人落敗找到一個自圓其說的下台階。

第二，反對派打立法會選戰已經很有經驗，但對普選特首還未有過經驗，市民取態亦難以捉摸。鍾庭耀的「直選特首」行動正好成了反對派謀取特首普選的推演沙盤，有利其分析形勢，進行部署。

第三，如果在網上投票中，反對派抬舉的人仗着先天優勢得票高於按基本法產生的特首；反對派便可借此攻擊選委會是小圈子選舉（儘管他們也有人參與其中），無法取信於民為由，不停敲打新特首，繼續削弱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以此既擄取政治資本，還可維持生計甚至有所發展。

巧合的是，根據傳媒披露，前港英布政司霍德曾在2011年11月底到港，留港期間私下密會了一批反對派陣營的學者和幕後大佬，其中包括鍾庭耀。2011年12月初，霍德前腳剛踏出香港，鍾庭耀即對外公佈「民間直選特首」大計，實在是令人懷疑兩者的關係。必須指出的是，霍德出身於英國情報機關軍情6處，香港回歸後，他一直保留電訊盈科董事身份，每年2、5、8及11月來港，但每當香港政壇風起雲湧之時，就算不是上述月份，霍德也會現身香港，例如2003年7、1反對派策動市民上街，2005年政府政改建議方案被反對派以細綁策略在立法會否決，以及2007年反對派協調陳方安生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等，事前事後都能見到霍德蹤影。如果鍾庭耀與霍德真的扯上關係，那麼所謂的「民間直選特首」行動就很難說與外部勢力對本港事務的干預沒有關係。

（本文轉載自2012年1月號《荊荊》雜誌，內容有刪減。）